

永恒的怀念

朱黎明

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在1960年刚满16周岁时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于1966年学完全部课程毕业。在这纪念毕业50周年的时刻，我深深地怀念曾经哺育、培养、教育过我的母校的老师，我常常梦见他（她）们，醒来时我热泪盈眶。

6年的学习，在老师的精心教导下，通过刻苦的学习，我的建筑设计和美术这两门专业主课全部取得了5分的成绩。有不少还是5+，作业作



品全部留系。优异的学习成绩，勤奋好学的态度，老实听话的作风，加上我在全班年龄最小，使我在大学时期受到了所有老师的肯定和表扬，以至喜欢和钟爱。老师爱我，爱我们全班同学，我也爱他（她）们。

感动最深的是华宜玉老师。她教我们时大约已有四、五十岁，端庄的面庞两鬓已有几许银丝，细声细语又慢条斯理的教诲让我们感受到长辈爱的滋润。我最喜欢看她挂在系里的水彩画，我特别崇拜她的美术作品。

记得大二时，她教我们水彩写生，一堂课上画一个喜鹊的标本。她先是对着标本示范画了一遍，其间，我认真仔细地看她的每一笔如何调色、如何下笔。大约只过了十几分钟，一只生动活泼的喜鹊就跃然纸上。该我们自己开始画了，我就按照她刚在作画的每一笔调颜色、下笔。大约半个多小时，一只喜鹊也画了一大半，这时，我却开始踌躇犹豫，不知道这样画对不对，不知道再怎样画下去。华老师即刻发现了我的心态。她轻轻地走过来，手握空拳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对我说：“很好，很好！”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从脚底涌上全身。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比老师的鼓励更能使人感到温暖，感到自信呢？

王乃壮老师教我们大三年级的水彩写生。他才华横溢，素描、水彩、油画、国画、书法样样都精；他谈话幽默风趣，常常邀请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作客，给我们讲解齐白石、徐悲鸿、毕加索、伦勃朗、凡高、塞尚、莫奈……

有一堂水彩写生是画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内景，王乃壮老师也是先简单地讲解了一下，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开始画。本是一个上午四节课，我用不到一节课的时间就画好了，不知自己画得对不对，也不知道该怎样继续画下去，于是就拿着画去请教王老师。王老师看了后说：“你已经完成了，你画得很好，可以交了，可以下课了。”

我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还有三节课可以自由活动！我这个18岁的大男孩就去了最喜欢去的地方——系图书馆，翻看我最喜欢的杂志 PENCIL PAINT（铅笔画）。还有什么语言能比得到老师的肯定、夸奖更让人高兴呢？

教我们建筑设计的还有胡绍学老师、冯钟平老师、郑光中老师、陈葆荣老师、汪国瑜老师等，他（她）们不仅从一年级开始手把手地教我们画线条、画树、画人、画建筑，更是逐步从专业上、设计方法和思想方法上教我们如何做好一个设计，如何做到创意在先即“意在笔先”，如何正确处理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到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一个大的困难的问题：就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认真仔细，一步一步地、一个一个地先解决局部问题，最终从总体上解决整个问题。这是我在清华大学六年学习中最大的收获，即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们忠于教育事业，热爱我们同学的高尚品德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树立了以身作则的光辉榜样，他（她）们中间有的已经仙逝，有的仍然健在，但他（她）们的崇高精神将会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直至永恒。

六年的大学生活，我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夏天游泳，春秋冬季每天长跑，从校园跑到圆明园一个来回。

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得知历史上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曾经有过辉煌，但在1860-1900



年的几十年里，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浩劫，使得这座号称有三个颐和园或六个紫禁城大小的中国园林建筑艺术瑰宝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断壁残垣，一片废墟。上千次地跑到圆明园，我总是在这废墟上徘徊，反复温习历史，不断强化发奋学习，矢志报国的决心！

老清华的校园里，常常有因各种原因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搬来的被破坏了的建筑构件。在老图书馆前就有一根断柱作为一景来装点草坪。三年级时的一天，天气晴好，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在这根断柱前留影，并相约要不忘圆明园的历史，誓言发奋学习，决心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

五十多年过去了，前排左黎志涛是大学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前排中蒋乐山是大型甲级建筑事务所总建筑师；前排右刘慈元是大型甲级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市建委副总工程师；后立者是本人，曾任大型甲级设计院院长、大型房地产公司总工程师、工程总监。我们都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了5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清华学子的称号！

（作者为建筑系1960级校友）